

墨白小说 关|键|词

杨文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墨白小说 关|键|词

杨文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白小说关键词/杨文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61-8733-3

I. ①墨… II. ①杨… III. ①墨白—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9861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45千字
定 价 5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信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前言	(1)
----------	-------

上 篇

颍河镇	(13)
苦难	(33)
欲望	(58)
焦虑	(79)
时间	(98)
梦境	(115)
寻找	(133)
神秘	(149)
多余人	(166)

下 篇

内视角	(179)
色彩	(189)
意识流	(199)
复调	(212)

题记	(224)
元小说	(233)
构架	(243)
后记	(253)

前 言

墨白，本名孙郁，1956年11月12日（丙申年十月初十）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这个地处中原腹地的豫东小镇，就是后来墨白小说中的颍河镇。墨白兄妹七人，他排行老三，大哥是后来在当代小说界鼎鼎大名的孙方友。虽然墨白那一代人——尤其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几乎大都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砺，但墨白遭受的苦难说来仍然令人唏嘘悲慨。因“四清运动”父亲蒙冤下狱，墨白一家陷入了生存困境，不仅在极度的贫困中苦苦挣扎，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大哥因此失去了相恋的女友，并于1972年远走新疆。墨白也失去了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1976年春天，高中没毕业的墨白就外出独自谋生。他从事过装卸、搬运、油漆、烧石灰、打石头、长途运输等各种工作，过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他身上生了黄水疮，头发蓬乱，衣着肮脏，一度被当作盲流关押起来。这一切在墨白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难以磨灭。

在《我的大哥孙方友》中，墨白写道：“在我们经历生生死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去当一个作家，但当我们现在重新来认识那些经历的时候，它们就像被雨水从泥土里冲出来的金子一样，在我们的注目下闪闪发光。”^① 其实，每个人的经历都耐人寻味，每个人的世界都像海洋一样浩瀚，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去观察和发现，因而也无法将自己的经历保存下来，导致过去的一切像流沙般从指缝滑过，只剩下几

^① 墨白：《我的大哥孙方友》，《时代文学》2010年第3期。

颗粗粝的礁石。这种观察和发现的能力就是一种艺术能力。在那段无比晦暗的岁月里，墨白有幸接触了艺术并培养起艺术的眼光。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就跟着镇上有名的画家张夫仲先生学习绘画，初中的两年时间里张先生还是他的班主任。从张先生那里，墨白知道了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以及列宾、达·芬奇、拉斐尔、梵高等中外绘画名家，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最喜欢的是油画。在“文革”时期，绘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舆论武器，墨白在张先生的指导下绘制庆祝各种节日的画刊，到各地画伟人像以及各种批判内容的壁刊。从那时起，墨白开始注意结构、物体和空间的处理，注意层次、笔触、光和影、色彩变化的运用。^① 墨白说：“对我创作技巧的影响，一些画家要比一些作家更重要，像达利、莫奈等等。这些画家最早地影响了我对艺术形式的理解和认识。”^② 绘画也始终在滋养着墨白的创作，有关绘画的文字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指向小说的深层表达，更重要的是，墨白对小说氛围的营造、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创作立场和叙事角度的选择、形式和技巧的不倦探索等都和他对绘画艺术的深刻理解有着莫大的关系。

“文革”结束之后，墨白从外地赶回，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并顺利进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在淮阳师范期间，墨白进一步系统学习了绘画的专业知识，同时，受大哥孙方友的影响，爱上了写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为此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县图书馆和学校的资料室中。毕业后，墨白带着一箱子书重新回到颍河镇，在小学当美术老师，一待就是十一年。

笔者大学毕业后也曾回到偏僻的家乡，在中学待了几年，那时距离墨白回颍河镇教书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闭塞、单调、微薄的收入、镇上那些小暴发户们鄙视的目光、基层官员土皇帝式的官僚做派，还有同僚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进行的无聊的争斗，都让笔者感到深深的孤独和绝望，浪费了4年光阴后，笔者通过考研逃离了那个让笔者的精神几近崩溃的地方。基于这种亲身体验，笔者对墨白充满了敬意。他没有在抱怨和浮躁中虚度

^① 这段经历墨白写进了小说，参见《欲望·蓝卷》中“潭渔回忆黄秋雨的文章”一节，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534页。

^② 雷霆：《对文本的探索——墨白访谈录》，《山花》2003年第6期。

光阴，而是贴近那片土地，潜心追求自己的写作之梦。

我的故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镇子，太多的民间传说像夏日的地气一样，在阳光里不停地摇晃，就像一些不散的灵魂，常常聚在你的身边，你赶都赶不走。当然，那里也经历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每一次的政治风云，都会像海水一样从远方汹涌而来，把她淹没。一丝又一丝的人生苦难，浸透了她的每一个毛孔，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涂满了她身体上的每一片空间。邪恶像脓疮一样在那里生长并成熟，欲望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在那里开放，我几乎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用手术刀去剖开她身体上的每一片肌肉。这就是我熟悉的镇子，这就是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颍河镇。^①

写作就要深入生活，就要用生命去体验和感受。这话说来轻松，但在那样一种孤独、封闭、贫厄的生存环境下，坚持下来谈何容易！墨白做到了，他把颍河镇变成了自己创作取之不尽的矿藏，变成了自己的文学家园。十一年的光阴里，他发表了57个短篇、16部中篇，其中包括一些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臻于极致的作品，这需要怎样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又要付出怎样艰辛的努力！

三十多年在底层摸爬滚打的艰辛经历，也让他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立场。墨白写道：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恐慌和劳苦之中度过的。……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孤独和迷茫之中开始的。苦难的生活哺育并教育我成长，多年以来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至今我和那些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们，和那些无法摆脱精神苦难的最普通的劳动者的生活仍然息息相通，我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决定了我后来写作的民间立场。^②

① 墨白：《梦中之梦》，《山花》2009年第24期。

② 墨白：《我为什么而动容》，《梦境、幻想与记忆——墨白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虽然这个阶段墨白创作的题材大都取自颍河镇的社会生活，但墨白的写作和通常我们理解的民间写作或乡土写作是不同的。他对搜罗民间的逸事传奇不感兴趣，也不愿矫情地给乡土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没有凸显颍河镇地域特征的意向，他惯于用冷峻的笔触去书写生存的艰难、历史的沉重、权力的张狂、人性的晦暗，以及触目皆是的病态、沉沦和荒诞。墨白的作品追求叙事的真实性，但又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那些事件都喻示了超出其本身的象征性意义，引领我们对人性、历史、存在展开抽象的思考。墨白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思想者，左右他创作的不只是炽热的情感，还有深沉的理性。他的理论素养很高，对文学的使命、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可能是这样一种人：对世间苦难的人类充满了同情心，或者悲悯之情。我想这应该是我的本质，一个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通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本质。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作家出现的时候，我需要的是用另一只眼睛来正视人类真正的苦难和精神的迷惘，而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悲悯和同情。我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幸福，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写作才正视苦难，我应该记住人类的苦难，人类肉体和精神上的苦难，并且以小说的形式使这苦难再现出来，使我们已经麻木的心灵慢慢地觉醒。^①

墨白关注的是普遍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以他极其注重文学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这使他与那些局限于呈现和描绘的底层写作和乡土写作有了层次上的不同。

这要归功于墨白海量的阅读。在那些孤独和寂寞的日子里，墨白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并且对梵高、莫奈、蒙克、达利等现代艺术大师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使他有能力从颍河镇这样一个扯动着他日常生活和情感的场域中跳出来，用深邃的、哲思的目光打量

^① 墨白：《我为什么而动容》，《梦境、幻想与记忆——墨白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她、穿透她。在那群蝼蚁般为生存而奔忙的颍河镇民众中，居然隐藏着墨白这样一个思想者，他生活困窘，职位低微，前路漫漫，却孤独地咀嚼着、思索着整个民族的苦难和命运，想想真令人有无限的感慨！直到现在，墨白依然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他的艺术创造力永远不会枯竭。

墨白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恰逢先锋文学走上文坛，那时墨白尚不为人所知，他初期的作品在形式技巧上也远没有苏童、格非他们那样新奇特。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墨白显山露水并以不倦的形式探索引起关注的时候，先锋作家已经开始减弱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所以，评论界通常把墨白定位为“后起的先锋”或者“错位的先锋”——多少有点揶揄的味道，暗讽墨白在观念上的滞后。这种定位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作为典范，以其为标准对这一文学形态进行界定，那么墨白的创作就不能划入先锋文学的领域。游戏是先锋文学最重要的标签，他们用语言游戏和叙事操作消解了意义和价值，用文本的拼贴和自我指涉取代了对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的追问，游走在虚无主义的边缘。墨白从来没有走到这一地步，无论形式上多么新异，他的作品中总是回荡着思之沉重。虽然和先锋文学一样，墨白的作品中充斥着对荒诞、病态、残忍、神秘的书写，但墨白是把它们作为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可以批判和超越的存在状态，而非一种修辞风格。墨白清楚地知道，单凭形式技巧的翻新是无法产生好的文学作品的：

我不止一次说过如下的观点：一个好的作家，必然是立足于本土经验和本土意识的，无论他接受了多少外来的观念和叙事手法，最终他还要回到他熟悉的那片土地，所有的观念和方法都是为了表现他所处的社会的精神实质，为了表达他对所处世界的真实感受和发现。只有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开放式写作才具备更为深远的价值。因为一个作家的情感和责任不可能与生他养他的土地分离开来，这样他的作品才能根植大地。^①

^① 墨白：《汉语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杨文臣编《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

但艺术形式非常重要，只有不断进行形式的创新，才能给读者新的阅读体验，才能传达出作家对于历史、现实、生命和存在的独到认识。墨白认同并以先锋小说家自居，绝不是为了先锋文学的光环，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文学早已褪掉了潮涌之初的荣光，在得到学界肯定的同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博闻多识的墨白当然清楚这一点，上面那段话也隐约看出他对先锋文学的批评。墨白说，好的文学不能不是先锋的。这显然不是奉已经成为过去的先锋文学为圭臬，而是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判定文学的标准，即文学必须不断突破既有范式，为人们提供新的经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说，墨白扛起先锋小说的大旗，并没有把自己向任何一个群体和流派归拢的意思，而是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一种很高的要求和督策。对墨白没有深入了解的人很容易把墨白的这种先锋姿态误解为对先锋文学滞后的追随，即所谓“后起的先锋”，但墨白并不因此而更改口径，让我们看到他温和的外表下内心的坚定和强大。

按照上述墨白对先锋的理解，可以说他一直走在先锋的路上，只不过是后来他才找到先锋这个概念作为他的文学立场的表述。不可否认，先锋文学会对墨白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即便没有这种影响，墨白也终会走上现在这样一条创作道路。在墨白那些形式上尚不引人瞩目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于传统小说、和墨白成熟期的创作具有连续性的因素。比如，传统小说重视人物的性格塑造，把心理描写作为性格塑造的重要手段；而墨白对性格不怎么看重，他用意识流代替了传统的那种分析的、合乎性格和逻辑的心理描写，并且格外注重书写感觉和情绪。在墨白看来，性格和心理都是对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的描述，远不能揭示人的性格和精神的真实。而一个人细腻微妙的感觉和情绪则包含着无比丰富的信息，远远超出他有限的意识，后者总是理性、道德和各种意识形态过滤后的产物。又如，传统小说是把环境作为人物的活动空间来描写的，注重准确、细致和客观；而墨白多写人物眼中的、被情绪和心境濡染过的景观，色彩和光线的描写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它们能够直接折射出人的情绪和心境。这些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墨白小说中的因素和先锋文学的影响没有多大关系，它们的影响先于先锋文学，来自墨白

对现代绘画艺术和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浸淫——这些已经渗透进了墨白的精神气质中。

1991年年底，墨白因为创作上的成就被调入周口地区文联，担任《颍水》杂志社的编辑，进入了城市。后又于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成为专业作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改善使墨白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作中，也丰富了他的生命体验，拓宽了他的创作视野。此后，墨白的文笔日益洗练、纯熟，作品的诗性和哲思色彩也越来越浓。而且，他对形式和技巧卓有成效的探索开始引人注目，几乎每部作品中他都尝试在艺术形式上实现突破，力求给读者以不同的阅读体验。墨白讲述的故事都和颍河镇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从而构成了“颍河镇系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原型都和颍河镇有关，一些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也被移植到颍河镇或与颍河镇扯上了干系，因为“一旦进入颍河镇，我想象的翅膀，我自由的翅膀，我语言的翅膀就会自动地张开”^①。但我们要知道，和那些由雷同的篇章构成的“系列”不同，墨白“颍河镇系列”中的篇章在经验领域、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上都各不相同。墨白不愿重复自己，他是一个写作路子很宽的作家。

对于墨白来说，写作就是对生活、对生命、对时间的认识过程，写作过程和生命过程是统一的。^②从乡村到城市，墨白承受着生存环境的改变带给心灵的巨大冲击，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这些体验——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精神创伤，进入城市后的焦虑、迷茫和挣扎，等等，在由乡入城的巨大社会运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在我们身边，在中国版图上大大小小的城市，每一片可以生存的空间都漂泊着来自异乡的身影和陌生的声音，我们能从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向往和梦想、幸福和痛苦、希望和无奈、欢乐和尴尬、情爱和仇恨里感受到，这一切，都和我们的形与质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联”^③。他开始筹划写作“欲望三部曲”，一部心灵史诗巨

① 墨白：《颍河镇地图》，杨文臣编《墨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② 墨白：《生命在时间里燃烧》，《梦境、幻想与记忆——墨白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427页。

③ 墨白：《欲望》，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568页。

著。这一巨大的工程到2011年9月中旬最终完成，成为墨白的扛鼎之作。在《欲望》中，墨白巧妙地将历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编织进性的叙事和言说中，描述了社会转型期的欲望膨胀所导致的人性的沉沦与蜕变，揭示了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畸形权力格局给个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的精神创伤，并艰难地思索、追寻精神重建的可能和路径。

写作是一件耗费心力的事情，尤其是对墨白这样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在完成《欲望》后他不禁慨叹，19年间，《欲望》耗去了他太多的心血。^①从开始写作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墨白一直虔诚地对待文学，坚持自己的创作立场和态度，不理睬文坛的泡沫，不迎合当权者的喜好，自然，喝彩者寥寥。但他不以为忤。就在笔者对这本书进行构思时，墨白打来电话，他又要沉入鸡公山的寂静和孤独中，开始又一项构思宏大的写作工程。他说：“我的写作才刚刚开始。”敬佩之余，笔者也真诚地祝福他。

在这篇简短的前言中，笔者没有论及其他评论者们的言论，不是因为笔者没有下这方面的功夫，而是因为笔者觉得那是一种讨巧的做法，笔者不愿借他人的文字来充实和装点自己。笔者希望诚实地向读者道出自己眼中的墨白。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墨白的影响和他人对墨白的评价，可以去参阅笔者编选的研究资料汇编——《墨白研究》。^②笔者也没有提及除《欲望》以外的墨白的其他作品，是为了避免使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提到的才是值得关注的好作品。笔者承认，因为和墨白相似的经历，他的作品引起了笔者的共鸣和偏爱，但多年的训练还是给了笔者可以秉持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来评价墨白的自信。从另一个角度说，共鸣和偏爱也是一个难得的机缘，有助于评论者更好地进入和解读作品，这也是笔者在遍览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之后依然决意写一本墨白研究专著的信心所在。

在《墨白研究》的后记中，笔者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我个人认为

① 墨白：《欲望》，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页。

② 墨白还是很受评论界欢迎的，2013年刘海燕教授编《墨白研究》的时候，就舍弃了数量不少的研究论文，2014年笔者所在的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组织编写“中原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笔者发现一年多的时间又涌现出了二三十篇关于墨白的研究论文。

目前的墨白研究还停留在粗浅开发的层面上。我们说了很多，大多似曾相识，貌似深刻，其实空洞，墨白作品的意蕴和价值还未得到很好的阐发。……墨白的作品是非常适合细读的，他的行文中遍布着隐喻和象征，那些不起眼的碎片，那些裂痕和空白，都有着微妙而丰富的意味。墨白的小说并不以故事见长，或者说他无意于此，他孜孜经营的是细节，是情绪和意念。对于墨白的作品，我们不能只关注其‘构架’，更应该重视其‘肌质’。^① 归根结底，对于文学来说，感性是首要的。而现有的墨白研究多关注思想，轻视了感性。这不是说思想不重要，思想必须寓于感性之中，也只有寓于感性之中，思想才更能震颤心灵。而且，感性本身就是思想，感性上迟钝的人往往在思想上也是麻木不仁的。期待能有大量基于‘细读’的研究，向我们呈现墨白的艺术世界的无穷魅力。”这本书便是“细读”的产物。受戴维·洛奇的启发，笔者用关键词的形式结构全书，上篇的关键词来自主题思想层面，下篇来自形式技法层面。在每个词条中，笔者都力避空泛，尽可能选取一些小说细节进行深入阐发，以帮助读者领略墨白的匠心所在。当然，鉴于水平所限，如有偏颇之处，还请墨白和读者们见谅！

^① “构架”“肌质”是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兰塞姆的诗歌批评概念。“构架”指诗歌的逻辑内容，“肌质”指诗歌闪光的细节。在兰塞姆看来，对于诗歌来说，“肌质”更重要。约翰·克劳·兰塞姆（1888—1974），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普拉斯基，诗人、评论家。他的批评理论强调认真分析诗歌的文本，这些理论在《新批评》（1941年）以及其他书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上 篇

